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南朝金粉錄 第二十四回 勇先鋒誘敵克黃安 偽軍師退兵屯白廟

卻說褚飛熊驅兵將黃安團團圍住，日夜攻打，甚是難下，一面飛報大營，一面奮力進攻。此時洪提督的大兵已到，在三里岡住紮，共立下三座大營。正與諸將商議破敵，忽見小軍上前稟道：「小的奉褚老爺之命，特來稟報，前日對陣刺死賊將孫如虎，挑傷賊首朱保，勝了一陣，現在圍攻黃安，甚是難下，請令定奪。」洪提督大喜，當即面諭來軍，轉令褚飛熊悉心攻打，不可懈怠，本提督自有接應。小軍聽令而去，洪提督即命：都司王邦才、守備張全勇各帶步兵五百名，在黃安城外左右僻近處埋伏，只聽今夜三更時分喊聲大起，便搶入城，如違者斬。又令都司王立仁、章昭武，各帶校刀手五百名，在黃安以北三里城、東煙兩處埋伏，明日天明賊軍經過此地，便可截殺一陣，不得有誤，違者斬。又令心腹將士授以密計，馳往前營告知褚飛熊，只須如此如此。各將聽令而去。且說褚飛熊正督率精兵四面攻打，忽見一騎馬如風馳電掣而來，跑到自己跟前，那馬上將士忙跳下馬來，附著耳朵如此如此說了一遍，掉轉身復上馬去了。褚飛熊聽了那將士一番話，即刻暗傳號令，一會子二千兵卒個個知道，只聽合營裡口出怨言，齊聲說道：「日夜攻打此城，連一刻都不曾合眼，城攻破了，功勞是主將得的，我們這些人徒自吃苦，每月糧餉三兩銀子，營官還要扣色，我們拋妻撇子到此出征，有一點不是就要軍法從事，什麼事不能，做要來當兵！」有的說道：「功勞是官得了，難道罪不是官受嗎？我們這些人就便任意懈怠，不能克復此城，將來的罪過也是主將獨任，與我們毫不相干，自古以來只有主將問罪，沒有問到當兵身上的。卻不能逃走，但是虛張聲勢毫無妨礙。」那十又道：「我只兩日連腿筋都站斷了，真是力盡筋疲，動彈不得，實在要坐著歇歇了。」說著就席地坐了下來。那裡曉得一個坐，個個坐，大家都坐在地下歇息，甚至有睡著躺著，拋戈棄甲，紀律毫無，疲備之形不堪言狀。此時褚飛熊亦不在此督率，任那些兵卒躺臥在地。

再說繆瑞麟因傷死兩名賊將，又見官軍攻打甚急，心中頗為憂悶，便與赫達及次子繆電上城觀看，只見城外那些兵卒個個拋戈棄甲，在地上坐臥。繆瑞麟看罷，便向赫達道：「似此官兵已有疲憊之狀，若乘此出其不意，殺出城去，定叫他片甲不回。」赫達道：「以某所料，定非真是疲憊，恐有詭計，不可不防備。」正說之間，只見有個賊目忙忙的跑下城來說道：「官兵口出怨言，皆說主將剋扣糧餉，平時又極暴虐，雖小過皆是軍法從事，因此軍心不固，大家都不願奮勇爭先，還有說：主將只管在營中安歇，偏叫我們在這裡攻打，將來城攻破了，我們拚著死力，他卻在那裡得功。」繆瑞麟道：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那賊目道：「是小的昨日偷出水關，混在官軍隊裡，親耳聽見的。」繆瑞麟道：「那個姓褚的先鋒可是在營內安歇麼？」那賊目道：「委實在營內安歇，並不身同甘苦。」繆瑞麟聽罷，又向赫達道：「如此說來，足見官軍皆是虛張聲勢，今夜三更時分乘其無備，四面殺出，敵將可以一鼓而擒矣。」赫達猶豫未決。

繆瑞麟道：「軍師何用猜疑，某已料之必矣。」於是同下城來，即令楊壽牛經領兵一千從南門殺出，朱保領兵一千從西門殺出，蘇起林全智領兵一千從北門殺出，抄到東門合兵一處，自己卻與次子繆電領兵一千從東門殺出，繆雙珠仍督領繡旗兵四面接應，赫達統領大兵斷後。

分派已定，一聲炮響，燈火齊明，喊殺之聲震動天地，那些坐臥的官兵一見賊兵一齊殺出，大家都爬起來，趕著拿刀的拿刀，拿槍的拿槍，也不接戰，只顧望前逃走。賊兵在後驅趕，將離麻城不遠，忽聽連珠炮響，迎面衝出一枝兵來，為首一將手持長槍，高聲喝道：「狗強盜望那裡走，認得褚老爺麼？」繆瑞麟一見，情知中計，趕著喝令以後軍作前軍，自己與繆電斷後。褚飛熊抖擻神威，一桿槍如蛟龍飛舞，亂挑亂刺過來，那些逃走的兵卒，也一個個大刀闊斧死命追殺，賊眾且戰且走，仍欲退回黃安，及至到了城下，只見兩員猛將一個手提雙斧，一個手執雙鞭，立馬於吊橋上，高聲喊道：「逆賊往那裡走，已中了我提督的妙計，黃安克復多時了，誰敢與老爺決一死戰？」

赫達不敢戀戰，只得領著賊眾越城而逃，褚飛熊趕趕緊追，直至黃安，始收兵入城歇息。賊眾越過北門，卻好繆雙珠的那枝繡旗兵才到，於是合兵一處，計查人數已殺傷大半，繆瑞麟懊恨不已，悔不聽赫達之言，致有此敗。赫達亦勸慰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大王勿過悔恨，好在兵將未盡殺滅，還可另作良謀，莫如仍回德安，再籌計議便了。」繆瑞麟亦無他法，只得允從。此時天色將已黎明，即令賊眾仍至德安退守。走未十里多路，到了東煙地面，忽聽一聲炮響，從右首山凹裡殺出一枝兵來，攔住去路，當首一員大將，手執金背大砍刀，騎在馬上大聲喝道：「狂賊休走，咱老爺奉提督之命，在此等候多時了！」說著抡起刀來迎面就砍，繆電趕著接住。奮力廝殺，戰有十數合，繆電因走得困乏，漸漸抵敵不住，繆雙珠看見，恐怕哥哥有失，便舞動雙刀殺上前來。章昭武見來了一名女賊，更自抖擻精神，力戰兩個，毫不畏怯，繆雙珠見仍戰不下，忙把飛刀放出，向章昭武砍來，章昭武躲避不及，左背上著了一刀，負痛不敢再戰，撥馬仍回山凹去了。賊眾被截殺一陣，又傷了許多。

繆瑞麟更自悔恨不已，赫達道：「東煙既有埋伏，是官軍料定我等必回德安，前面必仍有伏兵，萬萬不可從此前進。據某愚見，宜從三里城繞道而行，或可避其埋伏。」繆瑞麟即令賊眾繞三里城過去，走不多時已至三里城，但見前面一帶土山之上，多種著松樹，黑叢叢林木交雜，松林裡面雖藏千萬人馬，外面亦看不出來，繆瑞麟大喜道：「若果貪官在這裡伏一枝兵，我等便無歸路矣。」話猶未了，猛聽一聲炮響，從松林裡殺出一枝兵來，五百校刀手攔住去路，當首一員大將手端大刀喝道：「逆賊往那裡走，看刀！」說著一刀砍了過來，朱保趕著來迎，繆瑞麟亦提刀助戰，三匹馬三把刀戰在一處，那五百校刀手只顧趕那些賊目亂殺，賊眾亦死命抵敵。繆瑞麟甚是膽怯，不敢戀戰，王立仁抖擻神威，力戰二賊，又鬥了好幾十回合，猛見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，王立仁情知有異，即撒了繆瑞麟朱保，率領兵卒退回松林，賊眾才得逃走。及至到了白廟，已至午牌時分，那些敗殘的賊兵個個腹中飢餓，且走得困乏已極，不能前進，赫達即命就此屯兵，立下營寨，大家埋鍋造飯。

繆瑞麟便望赫達道：「三里城那枝伏兵幸虧不多，不然如何是好。但不知那陣狂風從何處來的，那樣巧法？」赫達道：「某見大王力戰那員將士，不能取勝，恐怕時刻久了，又有官軍接應到來，更為不美，某故聊煎小術，稍藉風威，嚇退官軍，以便我軍前進。」繆瑞麟道：「若非軍師妙術，我等兵卒又須折損多矣。」赫達道：「今日雖大敗一陣，失了黃安，幸喜將士折傷未多，尚可復養銳氣，以備復戰。但所可慮者，德安兵力甚薄，萬一官軍分兵前往，此城必不可保。德安一失，不獨應山隨州連類而下，即大王根本之地亦岌岌可危，急宜設法保護德安，方為上策。」繆瑞麟道：「此間大兵亦不過五六千人，若再分兵去保德安，且暮官軍來攻，如何抵敵？軍師有何妙計，即請明白示知。」赫達道：「依某之意，紫金山離此不遠，一面請朱大王趨趕回山，盡半月以內再招五千人馬，馳回白廟，以固兵力，一面就此挑撥二千精銳，星夜馳往，以保德安。此間兵力雖不甚厚，若官兵到此，某尚可以術助之。」繆瑞麟大喜，當下即請朱保仍回紫金山招集人馬，一面挑撥精銳令次子繆電前往德安。原來紫金山即在河南信陽州界，由黃安分水嶺過去，不過兩日的路程就到山上，此話慢表。

再說褚飛熊克復了黃安，洪提督即將大兵紮在城外，親自入城安撫百姓已畢，章昭武、王立仁亦回城繳令，洪提督當即論功授賞，勞軍三日，又拜了報捷的表章，合營將士無不歡呼暢飲。這日探子又報來說道：「賊首繆瑞麟與偽軍師赫達，現在屯兵白廟，因折損賊眾甚伙，復遣朱保往河南招兵，又恐德安官兵進剿，更送精銳前往保護。」說罷仍出營再探去了。洪提督聽罷，便與諸將議道：「現在賊眾退守白廟，大隊全屯在此，其德安應山隨州三處兵力，必不堅厚，據報賊首繆瑞麟分兵保護，因德安為應州隨州兩縣的要隘，若德安一失，應山隨州必順流而下，且襄陽為賊之巢穴，精華悉在彼處。為今之計，莫若分兵進剿德安應山隨州，俟其克復以後，即合兵直搗巢穴，使賊眾無家可歸，一面統率大兵攻取白廟，賊兵雖眾，必不能首尾相顧，如此則剿滅較速，賊首易擒矣。不然逐此則竄彼，剿除固非易易，甚且復入巢穴，堅守不出，作以逸待勞之計，必致我等曠日持久，空糜餉項，攻之不克，罷之不能。再不然賊眾聚精蓄銳，待我疲憊，一旦猝出，作背城一戰，那時以疲備之眾當精銳之兵，我軍雖多，亦難保其必獲全

勝。其臨事掣肘，不若先發制人。兵書有云：『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』又曰：『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。』掃除逆賊即在此時，但不知本提督之言諸君以為然否？」諸將聽說齊聲答道：「軍門之論，末將等深自佩服，應如何差遣之處，雖赴湯投火亦所不辭，惟期逆賊早除，上慰朝廷，下免荼毒。」洪提督聞言大喜道：「諸君公忠體國，深自可嘉，一俟逆賊肅清，本提督當論功請賞，斷不負諸君征戰之勞。但此舉利在速行，不宜遲緩，諸君且自回營，集蓄銳氣，明早齊集大帳，聽候發令便了。」諸將唯唯而退。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